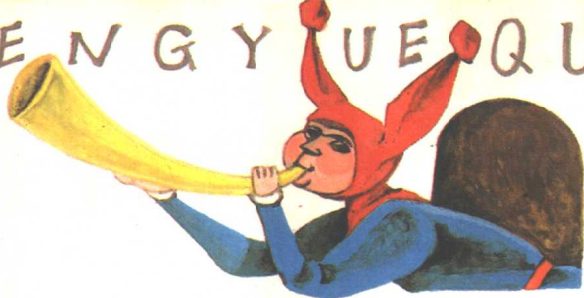


FENG YUE QUTAN



风月 趣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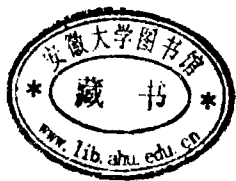
著者/巴尔扎克 译者/施康强



风月趣谈

著者/巴尔扎克

译者/施康强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风月趣谈

[法]巴尔扎克 著

施康强 译

责任编辑:张 磊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邮政编码: 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巢湖地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插 页:2

字 数:250,000

版 次: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64—1/I·774

定 价:5.3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世人所知。这本《风月趣谈》在中国是第一次翻译介绍。这部作品是巴尔扎克模仿《十日谈》和拉伯雷的讽谕幽默风格、用古法语写成的一部妙趣横生的故事集。他曾说过自己将来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指望《风月趣谈》。全书的二十篇故事，几乎篇篇讲男女私情，以光怪陆离的中世纪欧洲社会为背景，以汪洋恣肆、游戏玩味的笔触描写世人百态，让国王王后、主教神甫、文臣武将、领主骑士、名媛贵妇、修女妓女、商人香客等各邑人物逐一登场，现身说法。故事妙语连珠，读来令人解颐、捧腹。译文在一定程度上模仿明清白话小说，以求得对等的效果。

目 次

1	美人儿茵佩莉娅	1
2	茵佩莉娅夫人大发善心	16
3	茵佩莉娅从良记	22
4	国王的心上人	38
5	魔鬼的继承人	51
6	路易十一国王的恶作剧	68
7	蒂卢兹的娇娃	84
8	阿寨的本堂神甫	90
9	圣尼古拉的三个门徒	99
10	弗朗索瓦一世节欲记	113
11	普瓦西修女们的趣话	119
12	阿寨城堡营建始末	134
13	不解风情的危害	150
14	牟东的快乐神甫的布道词	161
15	女妖媚人案	176
16	博蒂雍的美人如何难倒法官	220

17	假花魁	227
18	销魂之夜	240
19	蓓特悔罪记	250
20	缘何幸运始终追随女人	278

1 美人儿茵佩莉娅

波尔多大主教携去参加康斯坦茨主教会议^①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容貌俊俏的都兰小神甫。据说他本是都兰省长的私生子，难怪言谈举止都有大家风范。

都尔大主教当年路过波尔多时，把小神甫送给他的同行。大主教之间经常馈赠这类礼物，因为他们知道撰写神学论文时少不了年轻助手。

故此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在主教会议上露面，他住在波尔多大主教的寓所里，那可是位敦品厉行、学问渊博的长者。

小神甫名叫菲利普·德·马拉，他决心循规蹈矩，伺候好他的靠山。不过他在这神秘的主教会议上见到不少人生活放荡，却比知礼守法的人得到更多的宽恕，赚到更多的金币和其他好处。

有天夜里，魔鬼考验他的德行，在他耳朵边煽风说：人人都从神圣的教会母亲怀中取走财物，也没见教会变穷，此一奇迹足资证明上帝存在；既然如此，他何不效法众人，也捞个够呢？都兰纳的小神甫对魔鬼言听计从，他只想饱吃足喝，尝遍德国的烤肉和其他名菜佳肴；能不花钱白吃最好，因为他实在穷得可以。

那位可怜的波尔多大主教年迈体衰，不再逾闲荡检，因而有圣

① 1414至141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为了解决教义上的分歧，在德国西南部的康斯坦茨召开主教会议。会议结果，约翰二十三本人被宣布为僭称教皇者，另选马丁五世为教皇。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在会议期间被判处火刑。

人之称。都兰的小神甫既以老主教为楷模，立志清心寡欲，偏生看到浊世众多妖冶女子，不免时常感到周身奇热难熬，继之黯然神伤。卜居康斯坦茨的花魁娘子们专为长老们提神，使他们参加主教会议时精神百倍、明察秋毫。她们有时对枢机主教、修道院长、最高宗教法院推事、教皇特使、主教、王爷、公爵、封疆大臣呼来叱去，好象驱使一文不名的穷教士。菲利普·德·马拉无由接近此辈绝色佳人，心中十分懊恼。

晚上念完经文，他就独自练习怎样按照风月场上的规矩跟她们搭讪，假设各种情况以便从容应对……第二天做完晚课，他如遇到一位花魁娘子在众多武装侍从簇拥下，意态飞扬地坐轿出游，虽说朝思暮想的容貌近在咫尺，他竟会目瞪口呆，一时间像雄狗吞下一只苍蝇，说不出话。

大主教的秘书本是出身贝里高尔的贵族，他不吝开导都兰的小神甫，告诉他长老以及宗教法院的检察官和推事无不用大量礼物博取风月班头的欢心。此辈佳丽都有主教会议上的大人物作靠山，能打动她们的礼品绝非圣物或赎罪券，而是货真价实的金银珠宝。可怜的都兰人手头拮据，有限几个钱都是给大主教抄写文件赚来的。他把每一文钱都攒起来，藏在褥子底下，指望凑够一定数目后就能与某位枢机主教的嬖宠谋上一面。至于以后的事，全凭上帝安排了。

他从头到脚没有像样衣服。山羊戴上睡帽若与闺中少女相像，那么他也就与堂堂男子相似了。他受到欲火煎逼，夜里在康斯坦茨街上逡巡，窥视枢机主教们走进相好家里，哪怕当兵的会用长矛捅他几个窟窿他也全然不顾。

他看到屋子里点起蜡烛，门窗突然间亮得耀眼，然后他听到教士与其他人一反温良谦恭常态，纵声笑语，开怀畅饮，不时附和乐师专为他们演奏的曲子，疯疯癫癫唱起秘密颂歌。厨房里水陆杂陈，但见满罐满钵的肥油浓汁、大块火腿、各式点心权充诸般法事

和早晚功课。吃饱喝足之后，各位德高望重的神甫连话也说不动了。他们的随从守在大门外的台阶上掷骰子取乐，不听使唤的骡子则在街心打闹。好一派太平景象！不过他们也没有把信仰和宗教抛在脑后……但看胡斯那厮不是被活活烧死了？要问原因：他不该没等人请就把手伸到菜盘子里去。谁叫他比别人早当于格诺派！

回头再表那位讨人喜欢的菲利普。他不止一次遭到殴打，不过魔鬼给他打气壮胆，使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当上枢机主教，做某位花魁娘子家里的常客，故此他的色胆包天，不亚于秋天发情的公鹿，某晚居然溜进康斯坦茨最漂亮的房子。那所房子门前有一上马石，他常见马弁、管家、仆人、侍从手执火把站在附近等候他们的主人。主人身份显赫，不是王公大人，便是枢机主教和大主教。菲利普心想：“这家的女主人必定容貌绝世，妙解风情。”

却说巴伐利亚选帝侯刚刚离开这里，大门口站岗的武装士兵误以为菲利普是选帝侯的随从，奉命回来送信，故此未加阻拦，放他进去。菲利普·德·马拉犹如求偶的雄兔，三步两步跨过台阶。阵阵幽香把他引进一间卧房，适逢女主人一边卸装，一边与侍女们闲聊。

他像小偷见到警官一样呆住了。

那位夫人已经摘下头巾，卸掉袍子，侍女们正忙着为她脱鞋宽衣。不消片刻，但见玉体横陈，春光尽泄，小神甫不由吁出声来。他的无限倾倒，都在这一吁中了。

“你来干什么，小家伙？”夫人对他说。

“来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盯住她看，恨不得用眼睛把她吞下去。

“那你明天再来也不晚！”夫人着实拿他取笑。

菲利普满脸绯红，细声答道：

“我决不爽约。”

夫人纵声大笑，如疯了一般。

菲利普不知所措，目光炯炯却牢牢钉在她身上，流露出一片至诚求爱之心。她的长发披散在象牙一般光滑的肩头，洁白迷人的肌肤透过发卷闪烁发亮，她那双笑出眼泪的黑眼睛射出的光芒，胜过缀在她雪白前额上的红宝石。她笑得直不起腰，索性踢掉如神龛一般华丽的镀金尖头鞋，露出比天鹅嘴还小的纤足。凑巧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特佳，否则她会像对待随便哪个主教一样，老实不客气把小神甫从窗口扔出去。

“他那双眼睛很漂亮，夫人！”一位侍女说。

“他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另一位问。

“可怜的孩子！”夫人说：“他母亲会到处找他的……可得把他领上正路。”

都兰人没有犯迷糊，他朝那张铺着金缎的大床使了一个眼色，猜到高卢女人千娇百媚的身子待会儿就要躺在床上。

这个眼色既机敏又脉脉含情，逗起女主人的兴致。她一边仍在取笑，一边对小郎君已有几分情意，重复说：

“明日请早！”

然后示意他出去。就是教皇约翰本人对她这个手势也要服从的，何况主教会议前不久剥夺了他的职位，弄得他像丢失外壳的蜗牛一般狼狈。

“哈哈，夫人！又是一位背弃终身贞洁的誓言，只求做个风流鬼的人。”一位侍女说道。

笑声重又如雹子一般四处落下。

菲利普活像蒙眼的白嘴鸦，跌跌撞撞往外走，任谁见到这位比出水的美人鱼还美的佳人，也要魂不守舍的……

他暗暗记下刻在那家大门顶上的兽形图案，便回到大主教寓所，走进楼顶上的小房间，心里好比装了千百个魔鬼，五脏六腑统统搅乱。他整夜不眠，把全部家当数来数去，只有四块金币。他以为如罄其所有奉上美人脚下，必能博得青睐。

看到小书记坐立不安，长吁短叹，大主教深表关切，询问是何原因。可怜的神甫回答说：

“大人，我想不到那么轻盈温柔的女人压在心头会有那么重。”

“你说的是谁？”大主教掇下为别人念的褥告书，追问一句。

“耶稣在上，我好心的主人和保护人，您一定会责怪我。我见到一位夫人，少说也是枢机主教的相好……我十分伤心，因为就是您允许我去说服她改邪归正，若要重新见到她，我缺少好多响当当的埃居……”

大主教紧蹙双眉，一言不发。小神甫刚才向上司坦白过失，不由吓得浑身哆嗦。出乎意料之外，那位圣人竟然对他说：

“她的身价真有那么高？”

“那还用说！不知多少主教大人为她倾家荡产。”

“好吧，菲利普，假如你放弃非分之想，我可以从周济穷人的钱财里留出三十个金币给你。”

“大人，如果接受您的条件，我的损失太大了。”年轻人但求一尝禁脔。

“啊呀，菲利普。”好心的波尔多大主教说，“莫非你真要像全体枢机主教一样投靠魔鬼，冒犯上帝？”

主人十分难过，只有祈求圣加西安，天真汉的守护神，拯救他的仆人的灵魂。

他让菲利普跪下，要他也向圣加西安褥告，殊不知着了魔的小神甫私下请求圣徒保佑他，倘若明天那位夫人邀他颠鸾倒凤，临阵可千万不要出丑。好心的大主教还以为他的仆人虔诚可嘉，冲他喊道：

“坚定一点，我的孩子，上天会实现你的愿望……”

翌日，正当波尔多大主教在主教会议上大发宏论，抨击一帮沉湎酒色的基督使者，菲利普·德·马拉光顾香粉铺、浴室和估衣店，把手头的金币花得一千二净。他经过这番打扮，更见风流俊俏，

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终于认出心上人的住所。他向行人打听这座房子主人的名姓，却遭到一阵抢白：

“哪里钻出来这个乡巴佬，竟然不知美人儿茵佩莉娅的大名！”

听到这个名字，他才明白自己原来是自投虎口，只怕那几块金币都扔在水里了。

茵佩莉娅乃是世上身价最高、脾气最怪的女子。她天生绝色，尤善应对。枢机主教在她面前自会装出一本假正经，鱼肉百姓的横暴军人见到她会变得温柔多情。上至一军统帅和贵人老爷，下至弓手马兵，无不拜倒在她裙下，只求有机会为她效劳。谁敢跟她捣乱，她只消一句话，便有人为她取走此人项上首级。不少人为她倾家荡产，仅能博她展齿一笑。有位波德里古尔老爷在法兰西国王麾下带兵，专跟教士过不去，经常问她今天晚上是否需要为她杀人。

茵佩莉娅夫人只对教会最上层人士稍加辞色，对其他人一概呼来喝去，任是铁石心肠，遇到她的伶牙利齿和万种风情，莫不如足底粘上胶，只有俯首贴耳。故此她像真正的公主王妃一样备受尊重，人家都以夫人相称……

有一位正经女人曾在西吉斯蒙皇帝面前抱怨茵佩莉娅夫人不配享此尊荣，皇上答道：

“人各有所适。夫人们一心向善，尽可恪守圣教，茵佩莉娅夫人侍奉维纳斯女神，自应承担风流罪过。”

贵妇们听了大为反感，其实这番话倒是符合基督教义的。

再说菲利普回想昨夜的艳遇，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他无精打采，不思饮食，独自在城里转悠，消磨时间。多亏他长得俊俏，又惯献殷勤，自有一帮比茵佩莉娅夫人容易接近的女子与他搭讪，倒也不难挨到天黑。

夜幕降临，都兰的漂亮哥儿振作精神。长吁短叹思慕佳人而不得见，使他急色之心更无法按捺，觑空便如一条鳗鱼溜进主教会议上真正的女王的寓所。说她是女王一点不假，因为基督教世界大小

君主、硕学通才和廉洁之士莫不为她折腰。

管家发觉他闯入，正要把他轰出去，却听到夫人的贴身侍女在楼梯顶上喊道：

“因倍尔先生，这是夫人约好的小后生！”

可怜的非利浦像新婚之夜的新郎一样满脸通红，心花怒放登上楼梯。贴身侍女搀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一间大厅，但见夫人身穿盛装，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倾国倾城的茵佩莉娅坐在一张铺着织金毛毯的桌子边上，桌上摆好一顿美餐：各式瓶装壶盛的名酒、五味香料、烤孔雀肉、新鲜调味汁、咸火腿。若非多情郎君一门心思都在茵佩莉娅夫人身上，见到这么多美味他早该垂涎三尺了。

茵佩莉娅夫人看出小神甫恨不得把她咽下去，虽说她见惯教会人士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都是色中饿鬼，对小神甫这般急切心情却非常满意，因为昨夜她的芳心已被挑动，今天整天都在盼他践约。

屋里窗户紧闭，茵佩莉娅夫人如款待王爷一般招待我们的小无赖。他饱餐秀色，不由销魂夺魄，心想今天晚上无论德意志皇帝、藩王，还是即将当选教皇的枢机主教，都要羡慕他这个除了魔鬼和爱情一无所有的小神甫。

他也就摆出王爷的气派，向夫人深施一礼，那招势看起来倒也训练有素。夫人报以脉脉含情的目光，说道：

“挨着我坐下，让我看看你是不是跟昨天不一样了。”

“岂能不变！”他说。

“变在哪里？”美人说。

“昨天是我爱你！”小滑头说，“今天晚上我们相爱。我本来一文不名，现在富可敌国。”

“小乖乖！”她快活得喊起来，“你是变了：你本是个小神甫，现在变成老魔鬼。”

于是这对男女肩挨肩在炉火前坐下，炉火融融，屋内温暖如春。两人四目相对，百看不厌，根本无意动用桌上菜肴……正当两情融洽之际，大门口传来一阵喧哗，好像有人在吵架。一名侍女慌慌张张奔进来报告：

“夫人，来了一个丧门星！”

“什么！”夫人喝道，她犹如暴君被打断雅兴，大发雷霆。

“科阿尔主教求见……”

“该让魔鬼揍他一顿！”茵佩莉娅答道。她温情的目光须臾不离菲利普。

“夫人，他看到窗户缝里漏出来的灯光，大叫大嚷非要进来不可。”

“就说我发烧了，其实我也没说假话，这小神甫叫我神魂颠倒，跟生病没有两样。”

她的话音刚落，肥胖的科阿尔主教怒气冲冲闯进来，此时她正捏紧菲利普一只手，后者得亲香泽，浑身鲜血如开了锅一般。

主教的一名随从捧着金盘子跟在后面，盘中横卧一条刚从莱茵河捕来的排色鲟鱼；别的随从端来装在精美盒子里的佐料，五花八门的小点心，以及科阿尔各家修道院里圣洁的修女们亲手酿造的美酒、制作的果酱。

“哈哈！我的小人儿，”主教扯着大嗓门直嚷，“不劳你预先关照魔鬼剥我的皮，我早晚会去见他的……”

“你的肚子拿来当剑鞘一定很合适，”美人紧皱双眉答道。娥眉婉约，倒竖起来却令人望而生畏。

“这个唱诗班的小娃娃，已经想吃天鹅肉了？”主教把一张大红脸盘转向菲利普，出言不逊。

“大人，我在这里听夫人忏悔。”

“你懂不懂规矩？……只有主教有权深更半夜接受夫人们的忏悔。快给我滚吧，你只配与无品无级的穷修士一起吃草。休得重返

此地，否则我把你逐出教门！”

“休得妄为！”茵佩莉娅忽作狮子吼，她发怒时比动情时更美，因为此时兼有对一方的怒气和对方另一方的爱意。然后她对菲利普说：

“留下来吧，我的朋友。你在这里和自己家里一样。”

菲利普此刻已明白佳人对他有情有义。茵佩莉娅又对主教说：

“经文里不是说，末日来临时你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吗？”

“这是魔鬼篡改经文，编出来的话头！……不过这倒是写在圣经上的。”肥胖又迟钝的科阿尔主教答道。他急于坐下来进餐。

“好吧，”茵佩莉娅接着说，“你们首先在我面前应该平等相待，我是你们在尘世的女神。否则我就叫人不露痕迹地把你们掐死！……我身上有一块地方跟教皇的脑门一样剃剩一圈毛，我就指着这块威力无比的地方发誓！”

她指望主教带来的鲟鱼、金盘子、调味品和点心统统都上她的餐桌，便乖巧地补上一句：

“你们都请坐，我做东道。”

那狡猾的女人如此这般捉弄人已非第一遭，她向心上人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必担心这个德国人从中作梗，她自有处置办法。

贴身侍女安排主教在餐桌边就坐，菲利普却气得说不出话。他眼看艳福成为泡影，咬牙切齿诅咒主教，但愿他今后遇到的魔鬼比世上的修士还多。

这顿饭吃到一半，小神甫还是一口菜也没有下肚。他只馋茵佩莉娅，别的都不想。他一言不发紧挨着美人儿，但是这种语言不需要句号、逗号、重音、字母和修辞手段，也用不着注释或图画，娘儿们自能心领神会。

胖主教本系酒色之徒，对他去世的母亲留给他的那具教士皮囊颇知奉养。他一杯接一杯饮下夫人纤纤玉手殷勤斟满的希波克拉甜酒。正当他打了一个饱嗝，忽然听到街上人语嘈杂，马声鼎沸。

马匹众多，侍从连声呵道，表明来了一位春心大发、急不可耐的王爷。

果不期然，片刻之后拉古萨枢机主教步入大厅，茵佩莉娅夫人家的下人不敢挡他的驾。

见到这位煞星，可怜的花魁女和他的小情郎顿时像得了麻疯病一般无地自容，因为要撵走这位大人比叫魔鬼上当还难，何况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谁将当选教皇：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原有三名谋求此职位者业已放弃申请。

这位枢机主教是意大利人，秉性狡诈，留着一把大胡子，精通经院哲学，主教会议上有了他顿觉热闹。他脑子一转，便猜出眼前这桩事情的来龙去脉，随即想出计谋，如此这般方可保证自己不虚此行。这位色中饿鬼，但求一饱，若有人横加阻挠，他为达到目的，不惜捅死几名僧侣，或者卖掉那具曾经钉死基督的十字架的残片。他那件圣物倒是货真价实的。

“嘿！我的朋友！”他招呼菲利普过来。

可怜的都兰人怀疑魔鬼插手进来，吓得半死不活。他站起来，说道：“大人有何吩咐？”

权势灼人的枢机主教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楼梯上，盯住他的白眼珠子，然后直截了当对他说：

“王八蛋！你这孩子看来挺知趣，我不想捅破你的肚子，让你看清里头能装多少东西。我犯不着贪图一时痛快宰了你，到老的时候再花许多钱行善悔过……这样吧，我让你选择：要么娶一座修道院：一辈子享受清福；要么今晚与夫人成亲，明天就断气……”

可怜的都兰人无可奈何，当下答道：

“大人雷霆之怒过去之后，我还能回来吗？”

枢机主教不好意思再发火，他郑重其事地说道：

“你快选择，做死鬼还是当主教？”

“我呀，宁愿要一座出息丰厚的修道院。”狡黠的小神甫答道。

枢机主教听到答复，便走回客厅，取出文具，在一片硬纸上书写字据，以便关照法国代表照办，正当他在拼写修道院的名字的时候，都兰人对他说道：

“大人，科阿尔主教不会像我一样爽快离开这里的，因为他拥有的修道院的数目和当兵的在城里碰到的酒馆一样多，此外他又得到主的恩宠，您赐给我这么好的一座修道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愿献上一计……您知道百日咳近来甚为猖獗，巴黎城为之十室九空。这种病不好对付，又容易传染。您只消对科阿尔主教说您的老朋友波尔多大主教染上百日咳，您刚才照顾他来着……这么一说，管保主教扭头就走，比风驱残云还快。”

“妙！妙！”枢机主教赞道，“你应该得到比一座修道院更多的报酬……王八蛋！这么着吧，小朋友，昨天我赌钱赢了一百个金埃居，现在我统统送给你，权充你到杜伯奈修道院上任的路费……”

高傲的茵佩莉娅听到这席话，眼看菲利普·德·马拉头也不回就走出去。她本来还期待小神甫临走时会给她使一个多情的眼色呢！这下她才明白小神甫生性怯懦，大怒之下不由如海豚一般大口出粗气。她虽是天主教徒，还不能原谅情郎临难规避，不愿为博她欢心而捐躯丧生。

于是她朝菲利普狠狠瞪了一眼，目光不胜怨毒，暗示不把他杀死不能解恨。枢机主教当下大喜，因为这位放荡的意大利人已经想到，他不久就能收回给出去的修道院。

都兰人才不管正在他背后酝酿的风暴，独自垂头丧气悄悄溜走，活像晚祷时被人轰走的落水狗。

茵佩莉娅夫人仰天长吁。此刻她如能把全人类攥在手心，必定不会轻饶，因为她一腔无名火无处发泄，已升到脑部，连她周围的空气中也有火星闪烁。她这般光火也不无道理，须知她还是生平第一次遭受到一名神甫的耍弄。

枢机主教在一旁微笑，以为美人越是生气，他越受用。他若非